



Goethe

歌德文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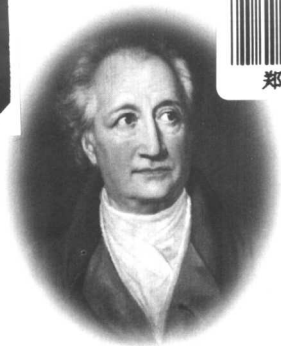
7

I516.14
G259-3



郑州大学

04010229473W



Goethe

戏剧选

钱春绮 章鹏高 汪久祥 译

歌 德 文 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九九年·北京

G259-3

GOETHES WERKE

In zehn Bänden

Siebter Band

GÖTZ · EGMONT · IPHIGENIE · TASSO

目 次

铁手葛兹·封·贝利欣根	章鹏高 汪久祥译 (1)
哀格蒙特	钱春绮译 (131)
伊菲革涅亚在陶里斯岛	钱春绮译 (247)
托尔夸托·塔索	钱春绮译 (365)

铁手葛兹·封·贝利欣根

章鹏高 汪久祥 译

人 物 表

马克西米伦皇帝

葛兹·封·贝利欣根

伊丽莎白——葛兹的妻子

玛丽亚——葛兹的妹妹

卡尔——葛兹的儿子

格奥尔格——葛兹的少年侍从

巴姆堡主教

魏斯林根

阿德尔海特·封·瓦尔多夫

利贝特劳特

富尔达修道院院长

奥莱阿里乌斯——宗教法与民法法学博士

} 在主教宫廷中

半俗僧马丁

汉斯·封·塞尔比茨

弗兰茨·封·济金根

莱尔赛

弗兰茨——魏斯林根的少年侍从

阿德尔海特的侍女

梅茨勒、齐费斯、林克、柯尔、维尔特

——起义农民的领导者

巴姆堡宫廷中的侍女、侍从

钦命参议

海尔布龙议员

秘密法庭法官

两个纽伦堡商人

马克斯·施图姆普夫——宫廷伯爵的仆人

一个陌生人

新娘的父亲 } 农夫
新郎

贝利欣根的、魏斯林根的、巴姆堡的骑兵

帝国部队长官、军官、兵士

酒店掌柜

庭丁

海尔布隆市民、步哨、看守

农夫、吉卜赛人首领、男吉卜赛人、女吉

卜赛人

第一幕

〔弗兰肯的施瓦尔岑堡。客店。〕

〔梅茨勒、齐费斯坐在桌旁。〕

〔两个骑兵靠在炉边。掌柜。〕

齐费斯 我的汉斯，再来一杯烧酒，可得斟满哪。

掌柜 你这酒鬼。

梅茨勒 （低声对齐费斯）把贝利欣根的事再说一遍！那两个巴姆堡人恼火了，气得要命。

齐费斯 巴姆堡人？这两个人在这儿干啥？

梅茨勒 魏斯林根在上面伯爵大人的城堡里两天了；这两个人是护送他的。我不知道他打哪儿来。他们在等他；他就要回巴姆堡去。

齐费斯 这魏斯林根是什么人？

梅茨勒 主教的左右手，一个头面人物，也在等机会暗算葛兹呢。

齐费斯 他自己可要小心哪。

梅茨勒 （低声）就这样说下去。（大声）多会儿葛兹跟巴姆堡主教又有疙瘩了？都说已经谈妥了，和解了嘛。

齐费斯 哼，你去跟秃驴和解！主教一看苗头不对，老吃亏，

就低声下气，连忙讲和。可葛兹这个人忠厚，占了上风，
总是一个劲儿地让步。

梅茨勒 但愿上帝保佑他！真是个正人君子呀！

齐费斯 你看，冷孤丁他们抓走了他的一个少年侍从，简直无耻！可是他又会教训他们的。

梅茨勒 真糟心，最近这一着他又落空了！他一定恼火得要命。

齐费斯 我看哪，这么久来，没有哪件事情教他这么生气的。

你瞧，主教从温泉浴场回来，带多少骑兵，走哪条路，什么都打听得一清二楚；要不是坏蛋走漏消息，他就会教这位主教舒舒服服地洗个澡，好好儿地收拾他一下。

骑兵甲 你们凭什么要骂我们主教？我看，你们这是 在找碴儿。

齐费斯 甭管闲事。你们别找到我们桌子上来。

骑兵乙 啊？谁让你们没上没下地拿我们主教来瞎扯？

齐费斯 要我来回答你们？瞧你们这副蠢相！

骑兵甲 （打他耳光）

梅茨勒 打死这狗东西！

〔他们互相殴打。〕

骑兵乙 你过来，算你有种。

掌柜 （把他扯开）你们别胡闹！该死的！你们有帐要算，都给我滚出去。在我客店里只许老老实实，规规矩矩。（把两个骑兵推出门去）你们这两个笨蛋，还要干啥？

梅茨勒 别骂了，老汉斯，不然我们要砸你的脑袋。来，伙计，把外面那两个揍一顿。

〔两个贝利欣根的骑兵上。〕

骑兵甲 出了什么事？

齐费斯 啊，你好，彼得！法伊特，你好！哪儿来？

骑兵乙 千万别说出去我们在谁那儿当兵。

齐费斯 （轻声）这么说你们的主人葛兹也近在眼前了。

骑兵甲 别漏出去！你们跟谁吵架了？

齐费斯 你们在外面碰上的那两个人，都是巴姆堡来的。

骑兵甲 那么他们到这儿干啥？

梅茨勒 魏斯林根在上面城堡里大人那儿，这两个人是陪他来的。

骑兵甲 那个魏斯林根？

骑兵乙 （低声）彼得！这真是送到嘴边的肥肉！（大声）他到这儿多久了？

梅茨勒 两天了。可我听他们当中一个家伙说：他今天就要走。

骑兵甲 （低声）我不是跟你说过，他是走这条路来的！要是我们在那儿埋伏一会儿多好哇。来，法伊特！

齐费斯 先帮我们把这两个巴姆堡人结结实实地揍一顿。

骑兵乙 你们已经有两个啦。我们得走了。再见。（下）

齐费斯 卑鄙的狗东西，这些骑兵！你不给钱，他们就不给你卖力。

梅茨勒 我敢发誓，他们要搞什么名堂。他们在哪儿当兵？

齐费斯 叫我不讲出去。他们在葛兹手下当兵。

梅茨勒 原来这样！我们这就去揍外面那两个，走，我只要找根棍子，就不怕他们的烤肉叉。

齐费斯 但愿有一天，我们也能这样对付叫我们上当受骗的王侯君主。

〔林中客店。〕

葛兹 （在门前菩提树下）我的骑兵还没有回来！我得来回走动，不然就会打瞌睡。已经埋伏了五天五夜啦。想要这丁点儿生活乐趣和自由也真不容易。可是如果把你逮住，魏斯林根，我就舒心了。（斟酒）又喝完了！格奥尔格！只要不缺酒，不短气，我就能嘲笑诸侯的统治野心和阴谋。——格奥尔格！——你们把称心如意的魏斯林根派去找你们的诸亲好友，让他到处说我坏话吧。随你们说去。我可没有睡大觉。你从我手里溜走了，主教！这就要你心爱的魏斯林根来还帐了。——格奥尔格！这孩子还没有听见！格奥尔格！格奥尔格！

少年侍从 （穿着成人的胸甲）大人！

葛兹 你哪儿去了？睡着了？你搞的什么化装把戏呀？过来，你这模样多俊哪。别害臊，孩子！你真行！啊！要是这副胸甲你穿着合身，该有多好！这是汉斯的吧？

格奥尔格 他想睡一会儿，就把胸甲解下来了。

葛兹 主人哪有他逍遥自在呀！

格奥尔格 您别生气！我悄悄地拿走这副胸甲，穿在身上，从墙壁上取下我爸爸那把旧剑，跑到草地上，把它拔出来。

葛兹 随后乱砍一气，是吗？那些带刺的矮树就交上好运了。

汉斯还在睡吗？

格奥尔格 听见您叫，他就跳起来喊我，说您在叫。我正想把胸甲解下来，又听见您第二次、第三次叫我。

葛兹 去吧！把胸甲还给他，叫他准备，好好照看那些马。

格奥尔格 这些马我都喂得饱饱的，还上了笼头。您随便什么时候骑都行。

葛兹 给我拿一壶酒来，也给汉斯一杯，叫他打起精神，现在

就靠这个。我一直在盼着侦察兵回来。

格奥尔格 啊，大人！

葛兹 你怎么啦？

格奥尔格 我不能跟您去吗？

葛兹 以后吧，格奥尔格，我们去捉商人，劫他们车子的时候你再去。

格奥尔格 以后吧，您老这么说。这一回我要去！这一回！我只跟着跑，藏在旁边，替您捡回射出去的箭。

葛兹 下一回吧，格奥尔格。你先得有紧身上衣、铁帽、长矛才行啊。

格奥尔格 您带我去吧。上次要是我在那儿，您的弩就不会丢了。

葛兹 你知道这件事吗？

格奥尔格 您拿它朝敌人的头上扔去，有个步兵把它捡去；您的弩就这样丢了！我不知道？

葛兹 这是我的士兵告诉你的吧？

格奥尔格 是呀。所以那次洗马的时候，我也把各种各样的曲子吹给他们听，教他们许多有趣的歌儿。

葛兹 你真是个勇敢的孩子。

格奥尔格 您把我带去，才能显得出我是个勇敢的孩子。

葛兹 下一回，相信我的话。象你这样，没有武装，是不能去打仗的。将来还需要人呢。我跟你讲，孩子，艰难的时刻就要到来；诸侯们为了把一个他们现在憎恨的人弄到手，将会拿出自己的财宝。去吧，格奥尔格，把胸甲还给汉斯，拿酒给我！（格奥尔格下）我的骑兵还没有回来！真不明白。一个修道士！他这个时候从哪儿来？

〔半俗僧马丁上。〕

葛兹 师父，晚上好！这么晚打哪儿来？圣洁安详的法师，您叫骑士们羞愧难当啊。

马丁 谢谢您，尊贵的大人！我现在只是微不足道的半俗僧。

在寺院里我叫奥古斯汀。可我顶爱听人叫我的教名马丁。

葛兹 您累了，马丁师父，您也一定渴了！（少年侍从上）这酒来得正好。

马丁 给我一口水吧。我不可以喝酒。

葛兹 喝酒算破戒吗？

马丁 不，尊贵的大人，喝酒不算破戒；不过酒是违反戒律的，所以我不能喝。

葛兹 您这话怎么讲？

马丁 您还是不明白的好。我的意思是：吃喝是人类生命的根本。

葛兹 不错。

马丁 吃喝以后，您就象获得新生一样，就更加壮健，更加勇敢，办事更加灵活。酒能使人心情愉快，愉快又是一切美德的源泉。喝酒以后您就有了双倍的德性，思考起来会加倍地敏捷，行动起来会加倍地积极，完成起来会加倍地迅速。

葛兹 象我这样喝酒，这话的确不错。

马丁 我也是这个意思。可是我们——

〔格奥尔格拿水上。〕

葛兹 （悄悄地对格奥尔格）你到通往达克斯巴赫的那条路上去，把耳朵贴在地上，听听有没有马跑过来，快去快回。

马丁 可是我们吃喝以后就完全背弃了自己的本分。消化使人

昏昏欲睡，让头脑听凭肚子摆布。酒醉饭饱无所事事，困倦中会滋生出种种难以约束的欲望。

葛兹 马丁师父，喝一杯不会使您睡不好觉的。您今天走了许多路啦。（向他祝酒）祝勇士们健康！

马丁 那好吧！（两人碰杯）我看不惯懒散的人；可我不能说修道士都是懒散的；他们在做能做的事情。昨天夜里我睡在圣法伊特修道院里，刚才就从那儿来。院长把我带到园子里；这可以说是他们的蜂房。有上好的生菜！有可口的甘蓝！特别是欧洲独一无二的花椰菜和朝鲜蓟！

葛兹 这么说，您要干的还不止是这种事。（他站起来，去看少年侍从，又走回来）

马丁 但愿上帝当初使我成为园丁或采药人就好了！那我就会感到愉快。我的修道院在萨克森的埃尔富特，院长喜欢我，他知道我闲不住，就派我到各个有事要办的地方去。我现在去找康斯坦茨的主教。

葛兹 再来一杯！祝您成功！

马丁 祝您成功！

葛兹 师父，您干吗这么盯着我。

马丁 因为我喜欢您这副铠甲。

葛兹 您想要一副吗？穿铠甲又沉又费事呀。

马丁 世界上有什么不费事的！我觉得没有比不许做人更费事了。清苦、禁欲、顺从——三条戒律，分开来看，每一条显然都是违反本性，最难忍受的，这三条实在都教人受不了，还要一辈子在这种重压下面，或者在更加沉重的良心压力下面，无望地呻吟喘息哩！由于妄想接近上帝，便把至善至美的冲动本能看成罪孽。啊，大人！您生活中的艰

难，比起处在这种地位的不幸，又算得了什么呢？

葛兹 要是您的戒律并不那样庄严神圣，我想劝您披上铠甲，给您一匹马，我们一起出发。

马丁 但愿我的肩膀有承受铠甲的力气，但愿我的胳膊有把敌人从马上刺下来的力量！——可怜柔弱的手，一向拿惯了十字架同和平旗，捧惯了香炉，你怎么能提枪使剑呢？我那只会唱万福马利亚和上帝赞美歌的声音，是向敌人通报我懦弱的使者，可是你的声音却能震服敌人。不然的话，没有一条戒律能够阻挡我回到造物主自己开创的世界里去。

葛兹 祝您幸福地回去！

马丁 我喝这杯酒只是为您祝福。回到我的囚笼里只有不幸。大人，在您回到城堡里去，意识到疲劳不能侵害您的勇气和力气的时候，在您好久以来第一次不会遭受敌人袭击，卸下盔甲躺到床上去的时候，在您舒坦地去安睡的时候——您的安睡比我久渴之后喝一口水还要有味——这个时候，您才谈得上幸福！

葛兹 所以这种幸福也就难得了。

马丁 （更加兴奋）要是有了这种幸福，可以说是预先尝到了天国的滋味。——您回来的时候，载着敌人抢走的东西，回想起：“那个敌人还没有来得及击发，我就把他从马上刺了下来；另外一个我把他连人带马都冲倒了。”想到这里，您骑马朝自己的城堡跑上去，这时候——

葛兹 这时候怎么样？

马丁 这时候见到了您的女眷！（他斟酒）祝您的夫人健康！（他揩拭眼睛）您有一位夫人吧？

葛兹 一位高贵贤德的妇女！

马丁 谁有贤妻，谁就幸福！他的寿命就加了一倍。我同妇道无缘，可女人的确是造物的无上光荣！

葛兹 （自语）我同情他！他意识到自己的处境，这折磨着他的心。

格奥尔格 （跑来）大人！我听见马在奔跑！两匹！准是他俩。

葛兹 把我的马牵出来，叫汉斯上马。再见，尊敬的师父，但愿上帝保佑您！拿出勇气，耐着性子！上帝会给您机会的。

马丁 请问尊姓大名？

葛兹 请原谅！再见！（他向他伸出左手）

马丁 为什么您把左手伸出来给我？我不配握骑士的右手吗？

葛兹 就算您是皇帝，也只能握这只手。我的右手虽然在打仗的时候不是没有用处，可是对热情的紧握却毫无知觉。这只手已经同手套连在一起，您瞧，这是铁的。

马丁 原来您是葛兹·封·贝利欣根！我感谢你，上帝，你让我见到了他，见到了这个诸侯们憎恨、受压者拥戴的人，（他抓住他的右手）让我握这只手，让我吻这只手！

葛兹 您不要握。

马丁 让我握吧！你，这只手，比流过至圣血液的圣者遗骸之手更有价值，没有生命的用具，由于有了信仰上帝的无限崇高的精神，也就获得了生命。（葛兹戴上铁盔，拿起矛枪）当时，您这只手在兰茨虎特被射断以后，我们那儿有个教士来看过您，他对我们说，您很难过，您由于残废不能尽职而感到痛苦，后来您想起曾经听说过有一个人，